

第二十七卷

王之渙

開元中詩人，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齊名。當時風塵未偶，而游處略同。一日，天寒微雪，三詩人共詣旗亭，貰酒小飲。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，登樓會宴。三詩人因避席隈映，擁爐火以觀焉。俄有妙妓四輩，尋續而至，奢華豔異，都冶頗極。旋則奏樂，皆當時之名部也。

昌齡等私相約曰：「我輩各擅詩名，每不自定其甲乙，今都可以密觀諸伶所謳，若詩入歌詞之多者，則為優矣。」俄而一伶，拊節而唱，乃曰：

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

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

昌齡則引手畫壁曰：「一絕句。」尋又一伶謳之曰：

開篋淚沾臆，見君前日書。

夜台何寂寞，猶是子雲居。

適則引手畫壁曰：「一絕句。」尋又一伶謳曰：

奉帚平明金殿開，強將團扇共徘徊。

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

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：「二絕句。」之渙自以得名已久，因謂諸人曰：「此輩皆潦倒樂官，所唱皆《巴人下里》之詞耳，豈《陽春白雪》之曲，俗物敢近哉？」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：「待此子所唱，如非我詩，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。脫是吾詩，子等當須列拜牀下，奉吾為師。」因歡笑而俟之。須臾，次至雙鬟發聲，則曰：

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

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

之渙即掀二子曰：「田舍奴，我豈妄哉！」因大諧笑。諸伶不喻其故，皆起詣曰：「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？」昌齡等因話其事。諸伶竟拜曰：「俗眼不識神仙，乞降清重，俯就筵席。」三子從之，飲醉竟日。

洛中舉人

舉子乙，洛中居人也。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。英年甚小。及乙到江外，忽於飲席遇之，因贈詩云：

憶昔當初過柳樓，茂英年小尚含羞。

隔窗未省聞高語，對鏡曾窺學上頭。

一別中原俱老大，重來南國見風流。

彈弦酌酒話前事，零落碧雲生暮愁。

舉子因謁節使，遂客游留連數月。帥遇之甚厚，宴飲既頻，與酒諧戲頗洽。一日告辭，帥厚以金帛驢行，復開筵送別，因暗留絕句與曰：

少種花枝少下籌，須防女伴妒風流。

坐中若打占相令，除卻尚書莫點頭。

因設舞曲，遺詩，帥取覽之，當時即令人所在，送付舉子。

鳳窠群女

姑城太守張憲，使娼妓戴拂壺中，錦仙裳，蜜粉淡妝，使侍閣下。奏書者號「傳芳妓」，酌酒者號「龍津女」，傳食者號「仙盤使」，代書札者號「墨娥」，換香者號「麝姬」，掌詩稿者號「雙清子」。諸娼曰「鳳窠群女」。又曰咽隊曳雲仙。

鄭中丞

文宗朝，有內人鄭中丞（中丞，當時宮人官也），善胡琴。內庫有琵琶二面，號大忽雷、小忽雷。因為匙頭脫損，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。大約造樂器，悉在此坊，其中有二趙家最妙。時有權相舊史梁厚本，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，西臨渭河。垂釣之際，忽見一物流過，長五七尺許，上以錦纏之。令家童撈得就岸，乃秘器也。及發開視之，乃一女郎，妝色儼然，以囉中係其頸。遂解其領巾，伺之，口鼻之間，尚有餘息。即移至室中，將養經旬，方能言語，云：「我內弟子鄭中丞也。昨因忤旨，令內人縊殺，投於河中，錦即是弟子，臨刑相贈耳。」乃如故，即垂泣感謝。厚本無妻，即納為室。自言善琵琶。其琵琶今在南趙家修理，恰值訓、注之事，人莫有知者。厚本因賂其樂器匠，購得之。至夜分，方敢輕彈。後值良辰，飲於花下，酒酣，不覺朗彈數曲。是時，有黃門放鶴子過門，私於牆外聽之，曰：「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。」竊窺識之。翌日，達上聽。文宗始嘗追悔，至是驚喜。遣中使宣召，問其由來，乃舍厚本罪，任從匹偶，仍加賜賚焉。

李季蘭

李季蘭，以女子有才名。初，五六歲時，其父抱於庭，作詩詠薔薇，其末句云：「經時才架卻，心緒亂縱橫。」父悲曰：「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，然必為失行婦人矣。」竟如其言。又，季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。知河間劉侯有陰疾，謂之曰：「山氣日夕佳。」長卿對曰：「眾鳥欣有托。」舉坐大笑。論者兩美之。季蘭有詩曰：「遠水浮仙棹，寒星伴使車。」

姬即不足，下比韓英則有餘。亦女中之詩豪也。嘗賦得《三峽流泉歌》曰：

妾家本住巫山雲，巫山流泉嘗自聞。
玉琴彈出轉寂，直似當時夢中聽。
三峽迢迢幾千里，一時流入深閨裡。
巨石奔湍指下生，飛波走浪弦中起。
初疑噴湧含雷風，又似嗚咽流不通。
湍曲瀨勢將盡，時復滴瀝平沙中。
憶昔阮公為此曲，能使仲容聽不足。
一彈既罷還一彈，願似流泉鎮相續。

李逢吉

李丞相逢吉，性強復而沉猜多忌，好危人，略無愧色。既為三川居守劉禹錫，有妓甚麗，為眾所知。李恃夙望，恣行威福，分務朝官，取容不暇，一旦陰以計奪之。約曰某日皇城前中堂致宴，一應朝賢寵嬖，並請早赴境會。稍可觀矚者，如期雲集。敕閹吏先收劉家妓從門入，傾都驚異，元敢言者。劉公計無所出，惶惑吞聲。又翌日，與相善三數人謁之，但相見如常，從容久之，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。座中默然相目而已。既罷，一揖而退。劉歎咤而歸，知無可奈何，遂憤懣而作四章，以擬《四愁》云爾：

玉釵重合兩無緣，魚在深潭鶴在天。得意紫鸞休舞鏡，能言青鳥罷銜箋。金盆已覆難收水，玉軫長拋不續弦。若向靡蕪山下過，遙將紅淚灑窮泉。

鸞飛遠樹棲何處，鳳得新巢已去心。紅壁尚留香漠漠，碧雲初斷信沉沉。情知點污投泥玉，猶自經營買笑金。從此山頭似人石，丈夫形狀淚痕深。

人曾行處更尋看，雖是生離死一般。買笑樹邊花已老，畫眉窗下月猶殘。雲藏巫峽音容斷，路隔星橋過往難。莫怪詩成無淚滴，盡傾東海也須乾。

三山不見海沉沉，豈有仙蹤更可尋。青鳥去時雲路斷，
娥歸處月宮深。紗窗遙想春相憶，書幌誰憐夜獨吟。料得夜來天上鏡，只應偏照兩人心。

薛濤

蜀妓薛濤，字洪度，本長安良家子。父鄭，因官寓蜀。濤八九歲，知聲律。其父一日坐庭中，指井梧示之曰：「庭除一古桐，聳幹入雲中。」令濤續之。即應聲曰：「枝迎南北鳥，葉送往來風。」父愀然久之。父卒，母孀居，韋臯鎮蜀，召令侍酒賦詩，因入樂籍。濤暮年屏居浣花溪，著女冠服，有詩五百首。

元稹微之，知有薛濤，未嘗識面。初授監察御史，出使西蜀，得與薛濤相見。自後元公赴京，薛濤歸浣花所，其浣花之人，多造十色彩箋。於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，多用題詩，因寄獻元公百餘幅。元於松花紙上，寄贈一篇曰：

錦江滑膩岷峨秀，幻作文君及薛濤。
言語巧偷鸚鵡舌，文章分得鳳凰毛。
紛紛詞客皆停筆，個個公侯欲夢刀。
別後相思隔煙水，富蒲花發五雲高。

薛嘗好種菖蒲，故有是句。蜀中松花紙、金沙紙、雜色流沙紙、彩霞金粉龍鳳紙，近年皆廢，惟紋紙尚在。罰赴邊，有懷上韋相公云：

聞道邊城苦，而今到始知。

卻將門下曲，唱與隴頭兒。

元微之贈濤詩，因寄舊詩與之云：

詩篇調態人皆有，細膩風光我獨知。

月夜詠花憐暗淡，雨朝題柳為敬垂。

長教碧玉藏深處，向紅箋寫自隨。

老大不能收拾得，與君開似教男兒。

薛濤好制小詩，惜其幅大，狹小之。蜀中號薛濤箋，或以營妓無校書之號，韋南康欲奏之而罷，後遂呼之。胡曾詩曰：

萬里樓台女校書，琵琶花下閉門居。

掃眉才子知多少，領取春風總不如。

進士楊蘊中，下成都獄。夢一婦人曰：「吾薛濤也。」贈詩云：

玉漏聲長燈耿耿，東牆西牆時見影。

月明窗外子規啼，忍使孤魂愁夜永。

張建封妓

白樂天有和「燕子樓」詩。其序云：徐州張尚書，有愛妓盼盼，善歌舞，雅多風態。予為校書郎時，游淮泗間，張尚書宴予，酒酣，出盼盼佐歡。予因贈詩樂句云：「醉嬌勝不得，風牡丹花。」一歡而去。爾後絕不復知，茲一紀矣。

昨日，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予，因吟新詩，有《燕子樓》詩三首，辭甚婉麗。詰其由，乃盼盼所作也。繪之從事武寧累年，頗知盼盼始末，云：張尚書既歿，鼓城有張氏舊第，中有小樓名「燕子」，盼盼念舊愛而不嫁，居是樓十餘年，於今尚在，盼有詩云：

樓上殘燈伴曉霜，獨眠人起合歡牀。

相思一夜知多少，地角天涯不是長。

又云：

北邱松柏鎖愁煙，燕子樓中思悄然。

自埋劍履歌塵散，紅袖香銷一十年。

又云：

適看鴻雁岳陽回，又睹玄禽逼社來。

瑤瑟玉蕭無意緒，任從蛛網任從灰。

餘嘗愛其新作，乃和之云：

滿窗明月滿簾霜，被冷燈殘拂臥牀。

燕子樓中寒月夜，秋來只為一人長。

又云：

鈿帶羅衫色似煙，幾口欲起即潛然。

自從不舞霓裳袖，疊在空箱二十年。

又云：

今春有客洛陽回，曾到尚書墓上來。

見說白楊堪作柱，爭教紅粉不成灰。

又贈之絕句云：

黃金不惜買蛾眉，揀得如花四五枝。

歌舞教成心力盡，一朝身去不相隨。

後仲素以餘詩示盼盼，乃反覆讀之，泣曰：「自公薨背，妾非不能死，恐百載之後，人以我公重色，有從死之妾，是玷我公清范也。所以偷生爾。」乃和白公詩曰：

自守空樓斂恨眉，形同春後牡丹枝。

舍人不會人深意，訝道泉台不去隨。

盼盼得詩後，怏怏旬日，不食而卒。但吟詩云：「兒童不識沖天物，謾把青泥污雪毫。」

歐陽詹

歐陽詹，字行周，泉州晉江人。弱冠能屬文，天縱浩汗。貞元年登進士第。畢關試，薄游太原，於樂籍中因有所悅，情甚相得。及歸，乃與之盟曰：「至都當相迎耳。」即灑泣而別，仍贈之詩曰：

驅馬漸覺遠。回頭長路塵。

高城已不見，況復城中人。

去意既未甘，居情諒多辛。

五原東北晉，千里西南秦。

一屢不出門，一車無停輪。

流萍與係匏，早晚期相親。

尋除國子四門助教，住京。籍中者思之不已，經年得疾，且甚，乃危妝引髻，刀而匣之。顧謂女弟曰：「吾其死疾，苟歐陽生使至，可以是為信。」又遺之詩曰：

自從別後減容光，半是思郎半恨郎。

欲識舊來雲髻樣，為奴開取鑲金箱。

絕筆而逝。及詹使至，女弟如言。逕持歸京，具白其事。詹啟函閱之，又見其詩，一慟而卒。故孟簡賦詩哭之。序曰：「閩越之英，惟歐陽生。以能文擢第，爰始一命，食大學之祿，助成均之教，有庸績矣。」

我唐貞元己卯歲，曾獻書相府，論大事，風韻清雅，詞旨切直。會東方軍興，府縣未暇慰薦。久之，倦游太原，還來帝京，卒官靈台。悲夫，生於單貧，以詢名故，心專勤儉，不識聲色。及茲筮仕，未知洞房纖腰之為蠱惑。初抵太原，居大將軍宴席上，妓有此方之尤者，屢目於生，生感悅之，留賞累月，以為婉妾之樂，盡在是矣。既而南轅，妓請同行。生曰：「十目所視，不可不畏。」辭焉。請待至都而來迎，許之，乃訣去。生竟以連蹇，不克如約。過期，命甲遣乘密往迎妓。妓因積望成疾，不可為也。先大故之夕，剪其雲髻，謂侍兒曰：「所歡應訪我，當以髻為贖。」甲至，得之。以乘空歸，授髻於生。生為慟怨，涉旬，而生亦歿。

則韓退之作何蕃書，所謂歐陽詹者，生也。河南穆玄道訪予，嘗歎息其事。嗚呼，鍾愛於男女，索其效死，夫亦不蔽也。大凡以時斷割，不為麗色所汨，豈若是乎。古樂府詩，有《華山畿》、《玉台新詠》，有廬江小吏更相死，或類於此。暇日偶作詩以紀之，云：

有客初北逐，驅馳次太原。

太原有佳人，神豔照行云。

座上轉橫波，流光注夫君。

夫君意蕩漾，即日相交歡。

恩情非一詞，結念誓青山。

生死不變易，中誠元間言。

此為太學徒，彼屬北府官。

中夜欲相從，嚴城限軍門。

白日欲同居，君畏他人聞。

忽如隴頭水，坐作東西分。
驚離腸千結，滴淚眼雙昏。
本朝達京師，回駕相追攀。
宿約始乖阻，巧笑安能幹。
防身本苦節，一去何由還。
後生莫沉迷，沉迷喪其真。

武昌妓

韋蟾廉問鄂州，及罷任，賓僚盛陳祖席。蟾遂書《文選》句云：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登山臨水送將歸。」以箋毫授賓從，請續其句。座中悵望，皆思不屬。逡巡，女妓泫然起曰：「某不才，不敢染翰，欲口占兩句。」韋大驚異，令隨口寫之：「武昌無限新栽柳，不見楊花撲面飛。」座客無不嘉歎。韋令唱作「楊柳枝」詞，極歡而散。贈數十，納之。翌日，共載而發。

薛宜寮

薛宜寮，會昌中為左庶子，充新羅冊贈使。由青州泛海，船頻阻惡風雨，至登州，卻漂回，泊青州，郵傳一年。薛寓烏漢貞尤加待遇。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，薛頗屬意。連帥置於驛中。是春，薛發日，祖筵，嗚咽流涕，東美亦然。乃於席上留詩曰：

阿母桃花方似錦，王孫草色正如煙。

不須更向滄溟望，惆悵歡情恰一年。

薛到外國，未行冊禮，旌節曉夕有聲，旋染疾。謂判官苗甲曰：「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？」數日而卒。苗攝大使行禮。薛旋輓回及春州，東美乃請告至驛，素服執奠，哀號撫柩，一慟而卒。情緣相感，頗為奇事。

戎星

韓晉公峴鎮浙西，戎星為部內刺史。郡有酒妓，善歌，色亦閒妙，昱情屬甚愛。浙西樂將聞其能，白，召置籍中。昱不敢留。俄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，且曰：「至彼令歌，必首唱是詞。」既至，韓為開筵，自持杯，命歌送之，遂唱戎詞云：

好去春風湖上亭，柳條藤蔓係人情。

黃鶯久住渾相戀，欲別頻啼四五聲。

曲既終，韓問曰：「戎使君於汝寄情耶？」妓驚然起立潸然淚下，隨告。韓令更衣待命。席上為之憂危。韓召樂將責曰：「戎使君名士，留情郡妓，何故不知而召置之？成予之過！」乃十答之。命與妓百縑，即時歸之。

劉禹錫

劉尚書禹錫罷和州，為主客郎中。集賢學士李司空，罷鎮在京。慕劉名，嘗邀至第中，厚設飲饌。酒酣，命妙妓歌以送之。劉於席上賦詩曰：

梳頭官樣妝，春風一曲《杜韋娘》。

司空見慣渾閒事，斷盡蘇州刺史腸。

李因以妓贈之。

杜牧

唐中書舍人杜牧，少有逸才，下筆成詠。弱冠擢進士第，復捷制科。牧少雋，性野放蕩，雖為檢刻，而不能自禁。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，辟節度掌書記。牧供職之外，惟以宴游為事。

揚州勝地也，每重城向夕，倡樓之上，常有絳紗燈萬數，輝耀羅列空中。九里三十步街，珠翠填咽，邈若仙境。牧常出沒馳逐其間，無虛夕。復有卒三十人，易服隨後，潛護之，僧孺之密教也。而牧自謂得計，人不知之，所至成歡，無不會意。如是且數年。及徽拜侍御史，僧孺於中堂餞之，因戒之曰：「以侍御概遠馭，固當自極夷涂，然常慮風情不節，或致尊體乖和。」因謬曰：「某幸常自檢守，不致貽尊憂耳。」僧孺笑而不答，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籠，對牧發之，乃街卒之密報也。凡數十百，悉曰：某夕杜書記過某家，無恙。某夕宴某家，亦如之。牧對之大慚，因泣拜致謝，而終身感焉。故僧孺之薨，牧為之志，而極言其美，報所知也。牧既為御史，久之，分務洛陽。時李司徒聽，罷鎮閒居，聲妓豪華，為當時第一。洛中名士，咸謁見之。李乃大開宴席。當時朝客高流，無不臻赴。以牧持憲，不敢邀致。牧遣座客達意，願預斯會。李不得已馳書。方對酒獨酌，亦已酣暢，聞命遽來。時會中已飲酒，妓女百餘人，皆絕藝殊色。牧獨坐南行，瞪目注視，引滿三卮，問李云：「聞有紫雲者孰是？」李指示之。牧凝睇良久曰：「名不虛得，宜以見惠。」李俯而笑，諸妓亦皆回首破顏。牧又自飲三爵，朗吟而起曰：

華堂今日綺筵開，誰喚分司御史來？

忽發狂言驚滿座，兩行粉面一時回。

意氣閒逸，旁若無人。牧又自以年漸遲暮，常追賦感舊詩曰：

落魄江湖載酒行，楚腰纖細掌中情。

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

又曰：

船一棹百分空，十載青春不負公。

今日鬢絲禿榻畔，茶煙輕蕩落花風。

太和未，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傅帥江西宣州幕。雖所至輒游，而終無屬意，咸以非其所好也。及聞湖州名郡，鳳物妍好，且多奇色，因甘心游之。湖州刺史於乙，牧素所厚者，頗喻其意。及牧至，每為之曲宴週遊。凡優姬媚女，力所能致者，悉為出之。牧注言

凝視曰：「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乙復候其意。牧曰：「原得張水嬉，使州人畢觀，候四面雲合，某當閒行寓日，冀於此際，或有閱焉。」乙大喜，如其言。至日，兩岸觀者如堵。迫暮，竟無所得，將罷，舟艤岸。於叢人中，有里姥引鴉頭女，年十餘歲矣。牧熟視之，曰：「此真國色，向誠虛設耳。」因使語其母，將接致舟中，姥女皆懼。牧曰：「且不即納，當為後期。」姥曰：「他年失信，復當何如？」牧曰：「吾不十年，必守此郡。十年不來，乃從所適可矣。」姥因許諾，因以幣結之，為盟而別。故牧歸朝，頗以湖州為念，然以官秩尚卑，未敢發。尋拜黃州、池州，又移睦州，皆非意也。牧素與周墀善，會墀為相，乃並以三箋乾墀，乞守湖州。意以弟頭目疾，冀於江外療之。

大中三年，始授湖州刺史。比至郡，則已十四年矣。所約者，已從人三載，而生三子。牧既即政，亟使召之。夫母懼其見奪，攜幼以往。牧因詰其母曰：「曩既許我矣，何為反之？」母曰：「向約十年，十年不來而後嫁，嫁已三年矣。」牧因取其載詞視之，俯首移晷曰：「其詞也直，強之不祥／乃厚為禮而遣之。因賦詩以自傷曰：

自是尋春去較遲，不須惆悵惜芳時。

狂風落盡深紅色，綠葉成陰子滿枝。

張又新

李相紳鎮淮南。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，素與李構隙。事在別錄時，於荊溪遇風，漂沒二子。悲感之中，復懼李之仇己，投長箋自首謝。李深憫之，復書曰：「端溪不讓之詞，愚罔懷怨。荊浦沉淪之禍，鄙實憫然。」乃厚遇之，殊不屬意。張感銘致謝，釋然如；日交。李與張宴，必極歡醉。張嘗為廣陵從事，酒妓嘗好致情，而終不果納。至是二十年，猶在席間，張悒然如將涕下。李起更衣，張以指染酒，題詞盤上。妓深曉之。李既至，張持杯不樂。李覺之，即命妓歌以送酒。遂唱是詞曰：

雲雨分飛二十年，嘗時求夢不曾眠。

今來頭白重相見，還上襄王 筵。

張醉歸，李令妓夕就張。

張與楊虔州齊名，友善。楊妻李氏，即相之女，有德無容。楊未嘗意，敬待特甚。張嘗語楊曰：「我少年成美名，不優仕宦，惟得美室，平生之望斯足。」楊曰：「必求是，但與同好，必諧君心。」張深然之。既婚，殊不愜心。楊以笏觸之曰：「君何太癡？」言之數四。張不勝其忿，回應之曰：「與君無間，以清告君，君誤我如是。何謂癡？」楊曆數求名從宦之由曰：「豈不與君皆同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我得醜婦，君詎不聞我耶？」張色解，問：「君室何如我？」曰：「特甚。」張大笑，遂如初。張既成家，乃作詩曰：

牡丹一朵值千金，將謂從來色最深。

今日滿欄開似雪，一生辜負看花心。

周韶

杭妓周韶、胡楚、龍靚，皆有詩名。韶好蓄奇茗，嘗與蔡君謨鬥勝之。蘇子容過杭，太守陳述古飲之，召韶佐酒。韶因子容求落籍。子容指簷間白鸚鵡曰：「可作一絕。」韶援筆擇曰：隴上巢空歲月驚，忍看回首白梳翎。

開籠若放雪衣去，長念觀音般若經。

時韶有服衣白，一座笑賞。述古遂令落籍。時楚、靚皆同席。楚贈之詩云：

淡妝輕素鶴翎紅，移人朱欄便不同。

應笑西湖舊桃李，強勻顏色待春風。

靚詩云：桃花流水本無塵，一落人間幾度春。

解佩暫酬交甫意，濯纓還見武陵人。

秀蘭

蘇子瞻守錢唐。有官妓秀蘭，天性點慧，善於應對。湖中有宴會，群妓畢至，惟秀蘭不來。遣人督之，須臾方至。子瞻問其故，具以發結沐浴，不覺困睡。忽有叩門聲，急起而問之，乃樂營將催督也。非敢怠忽，謹以實告。子瞻亦恕之。坐中一少年，屬意於蘭。見其晚來，恚恨未已，責之曰：「必有他事，以此晚至。」秀蘭力辯，不能讓之怒。是時，榴花盛開，秀蘭以一枝籍手告，其怒愈甚。秀蘭收淚元言。子瞻作詞以解之，怒始息。其詞曰：

乳燕飛華屋，悄無人，桐陰轉午，晚涼新浴。手弄生絹白團扇，扇手一時似玉。漸困倚，孤眠清熟。門外誰來推繡戶？在教人夢斷瑤台曲。又卻是，風敲竹，石槿半吐紅巾蹙。待浮花浪蕊都盡，伴君幽獨。濃豔一枝細看取，芳心千重似束。又被西風驚綠。若待得君來，向花前對酒不忍筋。共粉淚，兩簌簌。

琴操

蘇子瞻守杭日，有妓名琴操，頗通佛書，解言辭。子瞻喜之。一日遊西湖，戲語琴操曰：「我作長老，汝試禪。」琴操敬諾。子瞻問曰：「何謂湖中景？」對曰：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「何謂景中人？」對曰：「裙拖六幅滯湘水，鬢鎖巫山一段云。」「何謂人中意？」對曰：「隨他揚學士，驚殺鮑參軍。」操問：「如此究竟如何？」子瞻曰：「門前冷落鞍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」操於意下大悟，遂削髮為尼。

西閣寄梅記

朱端朝，字廷之。宋南渡後，肄業上庠，與妓馬瓊瓊者往來。久之，情愛稠密，馬屢以終身之托為言。朱雖曰從，而心不許之，蓋以妻性嚴謹，不敢主盟，非薄倖也。端朝文華富瞻，瓊瓊知其非白屋久居之人，遂傾心。凡百費用，皆瓊瓊給之。時秋試高中，捷報之來，瓊瓊喜而勞之。端朝乃淬勵省業，以決春闈之勝。既而到省愜意。翌日揭榜，果中優等。及廷對之策，大之太深，題置

甲，初注授南昌尉。瓊瓊力致懇曰：「妾風塵卑之人，荷君未這棄去。今幸榮登仕版，行將雲泥隔絕，無復奉承枕席。妾之一身，終淪棄矣，誠可憐憫，慾望君與謀脫籍之計，永執箕帚。然固君內政嚴謹，妾當小心伏事，無敢唐突。萬一脫此業緣，受賜於君，誠不淺淺耳。且妾之箱篋稍充，若與力圖去籍，誠為不難。」端朝曰：「去籍之計，固可主張。但恐不能與家人相處，使其無妒忌之態。端朝為什，亦不至今日。盛意既濃，沮之則近無情，從之則虞有辱。然既出汝中心，即容與調護。先人數語，使其和同柔順，庶彼此得以相安。否則端朝之計，無所施矣。」

一夕，端朝因問其妻曰：「我久居學舍，雖近得一小官，外人誠有助焉。且我家貧，急於干祿，豈得待數年之缺。我所得一官，實出妓子馬瓊瓊之賜。今彼欲傾箱篋，求托於我，仍謀去籍，彼亦能小心迎合人意，脫彼於風塵之間，此亦仁人之恩也。」其妻曰：「君意已決，亦復何辭。」端朝喜，謂瓊瓊曰：「初畏家人不從，吾言詞一叩之，乃欣然相許。」端朝於是宛擴求托，而瓊瓊花籍亦得脫去。瓊遂搬囊案與端朝俱歸其家。

既至門，其正室一見如故。端朝自是得瓊瓊所攜，而家遂稍豐。因整理一區，中辟二閣，以東西匾名，東閣正室居之，乃令瓊瓊處於西閣，後止有東西閣相通同處。條經三載，缺期已滿，迓吏前至。端朝以路遠俸薄，不肯攜累，乃單騎赴任。將行，置酒與東西閣相宴，因屬曰：「凡此去或有家信來往，東閣西閣不能別書，止混同一緘。復書亦如之。」言畢，端朝獨之南昌，在路登涉稍艱。

既到南昌，參州交印，謁廟受賀，復禮人事方畢，而巡警繼至。條經半載，乃得家信。止東閣有書，而西閣元之。端朝亦不介意。復書中但論及東閣寬容之意，仍指西閣奉承之勤。書至，竟不及見，且曰縣尉之行也。嘗曰作書回字，當與二閣共之。今乃不獲睹，此何意也？東閣開言頗嫉之，欲去而未可，西閣乃密遣一僕，厚給裹足，授以書囑之曰：「勿令東閣孺人知之。」及書至南昌，端朝開緘，絕無一字，止見雪梅扇面而已。因反覆觀玩，及於後，寫一詞，名《減字木蘭花》云：

雪梅妒色，雪把梅花相抑勒。

梅性溫柔，雪壓梅花怎起頭。

芳心欲訴，全仗東君來作主。

傳語東君，早與梅花作主人。

端朝詳味詞中之意，則知西閣為東閣摧挫可知矣。自是坐臥不安，日夜思欲休官，賦歸去來之計。蓋以僥倖一官，皆西閣之力，不忘本也。後竟以尋醫為名，而棄官歸來。

既至家，而東西二閣相與出迎，深怪其未及書考，忽作歸計。叩之不答。既而端朝置酒，會二閣而言曰：「我僥倖一官」羈迷千里，所望二閣在家和順相容，使我居官少安。昨日見西閣所寄梅扇後書《減字木蘭花》一首，讀之使人不寢食，吾安得而不歸哉！」東閣乃曰：「君今仕矣，且與妾判斷此事，據西閣詞中所說，梅花孰是？」端朝曰：「此非口舌所能剖判。當取紙筆來，書其是非曲直」。遂作《浣溪沙》一闋，以示二閣云：

梅正開時雪正狂，兩般幽韻孰優長？

且宜持酒細端詳。

梅比雪花多一出，雪如梅蕊少些香。

花公非是不思量。

自後二閣歡會如初，而端朝亦不復出仕矣。